

红色家规

■程应峰

家规,是指一个家庭的行为规范,通常是一个家族传承下来,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准则,也叫家训。

我国古人十分重视修身齐家治国的关系,很清楚地意识到,要建成一个祥和安定的社会,需要有胸怀大志、品学兼优、正直明理的人。所以,他们把教育子女当作为人父母的重任,养子必教。他们注重立志教育,着力于教育子女树立远大志向,做一个正直的人;也注重俭朴、廉洁教育,要求子女勤俭为本,爱

惜一布一饭,让他们明白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的道理。

我们平常所说的家风,就是遵循家规而形成的家庭风气,包括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行为准则、价值准则,它凸显的是家族成员的精神风貌、道德品质、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。

红色家规涵育出的是红色家风,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,在长期的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实践中,形成的家庭文明、传统习惯、行为准则及处世之道,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、道德、价值取向及作风在家庭生活中的集中体现。

王纪一所著《红色家规》一书,对当前的家庭教育及家风建设颇具启示价值。该书以讲故事的方式,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、邓小平、陈云、李先念、董必武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,进行有温度的叙述,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坚定、忠诚老实、廉洁自律、艰苦朴素,甘于奉献、严守纪律的高品格和优良作风。

治国必先齐家,家庭的前途命运,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国家的功臣,也是治家的典范,他们虽身居高位,却始终保持本色。对子女,从严教育,育德育才;对妻子,相濡以沫,共同进步;对亲友,公私分明,坚持原则。他们率先垂范、言传身教的传家立德力行之举,堪称修身齐家的典范。

毛泽东的“四不”是不介绍、不推荐、不说不、不写信。“四不”体现了一代伟人的行为自觉,更彰显其磊落坦荡的胸襟。他对亲属族人如此,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,期望子女自食其力,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之时,毛泽东以父亲的身份招待了儿子一餐,随后,便要他去食堂吃大灶。后来,又要求他去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,学习农业生产知识。

周恩来的“十条家规”为: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,只能出差顺路时看看;来者一律住招待所;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吃饭,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;看戏,以

家属身份买票入场,不得用招待券;不许请客送礼;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;几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,不要别人去办;生活要艰苦朴素;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,不要炫耀自己;不谋私利,不搞特殊化等。他从日常生活细节着眼,对家人提出了严格要求,公私分明,用心良苦,体现出严以治家的风范。

刘少奇给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“成长进度表”:9岁学会游泳,10岁学会骑自行车,11岁要学会自己洗衣服,13岁能够生活自理,15岁独立出门。他对最小的儿子刘源十分疼爱,但并未降低要求,相反,他有意让儿子到艰苦的生活中去锻炼。比如刘源的中学时期,每年暑假都在部队接受严格训练,每天和战士们一样托着砖头练射击,顶着烈日练刺杀,常常是汗水泥水一身伤。

读《红色家规》,读出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子女,对亲属,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、严格要求、严格管理的故事,虽然都是往事,可精神的种子却始终在生根发芽。可以说,红色家规永远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,需要我们自觉传承和弘扬。



煤城不见黑



■王保利

“噢,从南方回来,在焦作呆了好几天,鼻孔里也没黑了!”妻子晚上洗漱时发现新大陆的惊呼声,将我的思绪带回那个鼻孔里藏黑的年代。

自记事起,我就知道自己居住的城市焦作以煤而兴,那些黑色的煤,曾是这座城市的命根子。人们送给煤一个雅称——乌金,既好听好看又珍贵。上世纪90年代,焦作拥有煤炭发掘及配套企业1200多家,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90%以上。那个年代,黑色的煤,出尽了风头,也让焦作以煤城而自豪。可这些荣耀的背后,却有诸多因黑而带来的无奈。

有人说,焦作这个名字一听就透着一股煤烟味。不错,那时的焦作将黑色演绎得淋漓尽致,除煤矿林立外,水泥厂、火电厂、炭素厂、耐火厂、陶瓷厂、橡胶厂、化工厂、铁合金厂遍布城乡。经济发展的同时,城市上空“乌云”密布,黑色的粉末东飘西泊,难闻的气味四处弥漫……

我们所在的矿区腹地,更是被黑色笼罩。售煤处、选煤场、矸石山,一刮风,黑色的沙尘肆虐,人们不敢开窗户,不敢晾衣服,更不敢穿白衬衣和白球鞋。

1996年夏天,我搬家至焦作矿务局王封煤矿附近,乔迁新居,喜不自禁。可好景不长,因毗邻选煤厂,一家人深受困扰:清晨起来,鼻孔里能擦出一圈黑;时间久了,地板也拖不

干净;桌子一天擦几回,总有擦不完的煤灰;选煤厂边的杨树常年一副“灰头土脸”……可以说,上世纪90年代以前,焦作是一座除了黑和灰,几乎没有其他色彩的城市。

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彼时的焦作:“一进焦作府,四两黑煤土,鼻子吸不够,水里再进补,长期住这里,实在是痛苦。你若不离开,后果自己负!”那些从南方出差回来的亲朋好友纷纷感慨,皮鞋几天不用擦,鼻孔里也没有黑,啥时候焦作也能那样美。

痛定思痛,焦作及时踩住了牺牲环境粗放发展的“刹车”,鼻孔里的黑逐渐成了历史,亲友们的期盼也变成了现实。

从黑色煤城到名闻遐迩的山水园林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,焦作转型发展十几年,彻底摆脱了黑色,不仅煤炭等采矿业占工业比重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90%以上降到了2%以下,而且绿色替代黑色,成为了城市新的底色。放眼望去,这里有构建城市大沙河生态治理、实施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的“绿带”,有新建成苏圃体育公园、沁泉湖公园以及口袋公园的“绿园”,有打造沿黄道路的“绿廊”,还有北山治理形成了823平方公里的绿色屏障的“绿网”……

作为煤矿子弟,我见证了焦作作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由“黑”到“绿”的转变。这些年,蓝天白云的日子越来越多,空气质量指数越来越低,家里的空气净化器许久闲置,年轻人从南方城市回来频频感叹家乡变化太大……

焦作,黑色已谢幕,绿色正如春潮般涌来。人们徜徉在花红柳绿、天朗地清的大街小巷和公园、广场,怎能不笑开颜、乐开怀?

矿山女人

■李晓波

矿山的女人就是矿工的家属。她们中的少部分人跟随丈夫进矿山,做了矿山女工,而大多数人则守望着家,挑起了扶老携幼的重担。

矿山的女人们内心交织着太多的情感,有对井下丈夫人身安全的焦虑,有对公婆年老病多的担忧,也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。每一个矿山女人,都有一个百转千回的人生故事,她们就是故事中绽放的一朵朵蘸有浓浓“煤”味的女人花……

矿山的女人,最幸福的时候是凌晨三四点。她会悄悄起床,走进厨房,轻手轻脚为即将下井的丈夫煮一顿美味的早餐。煎两个荷包蛋、炖一只猪蹄、炒一盘牛肉、再来两个时令蔬菜……她知道,下井的丈夫将有一天繁重的体力活,营养不跟上可不行。

矿山的女人,最喜欢夕阳西下的时候。她会手里紧攥着丈夫放在家里的香烟,匆匆赶往矿井调度楼前,从一群满脸满身煤屑的人中间准确无误地找到丈夫,把香烟递给他,再看着在井下憋了许久的他美美地一口把香烟吸得只剩一个烟头。

矿井方向传来救护车鸣笛,是矿山的女

人最担心的时候。有一次,矿井在安全生产月举办食品安全演练,刚到职工医院开救护车的小张师傅为了营造演练气氛,拉响救护车汽笛,“呜呜哇哇”地开进了矿区,引来一大群惊慌失措的矿山女人前来围观。得知实情后,她们围着小张师傅七嘴八舌地一顿批评教育。

矿山女工自我认定的第一身份,仍然是矿工的妻子。她们战斗在煤矿机车充电、矿灯充电、煤炭洗选、泵房值守等艰苦的岗位,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,做好自身安全,还要尽心相夫教子、侍奉公婆,同样要为井下的丈夫担心,为他的一日三餐和营养均衡搭配费心。

矿山女人很普通,但也不普通。矿山女人就是矿工内心里的一面旗,指引着正确的航向。

矿山女人就是矿工生活中的一只蜂,酿造着甜蜜的生活。矿山女人就是矿工生命里的一弯月,照亮着归家的航程。

矿山女人就是矿工手中的一只犁铧,相携着把幸福耕耘。

(作者供职于川煤集团华荣能源公司绿水洞煤矿)



父子军装情

■刘小兵

父亲年轻时当过兵,先后转战湖南、湖北、黑龙江、新疆等地,修过铁路、架过电缆、采过石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父亲从新疆建设兵团转业回到老家湖南,把退伍时穿的那身黄军装锁进了箱底,从此视作珍宝。

我那时正上小学,有一次放学回家,发现装黄军装的箱子忘了锁,怀着对军装的羡慕,悄悄从箱底翻出了父亲的黄军装,穿在身上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起来。正当我不亦乐乎时,冷不防听到一声惊呼,转身一看,原来是父亲。他奔过来严肃地叮嘱:“这是我当兵四年唯一的念想,得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它。”从那以后,父亲对那身黄军装更是严加看管,每年只在建军节那几天,才偶尔翻出来穿一下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高中毕业,准备毕业晚会时,同学们精心编排了一个话剧,展望我们未来可能会从事的职业,要求穿不同的职业装。我选了一个当军人的角色,由于服装要自己准备,加之学业繁忙,没有时间落实军装的事,临到表演那天,才突然想起向父亲借军装。原以为他会一口回绝,想不到他问明情况后,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父亲打开箱子,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捧出那身黄军装,交给了我。我一看,虽然父亲退伍已十一年,可这身军装依

然纤尘不染,整洁如新。那晚,我穿着这身军装,举着鲜艳的军旗,迈着整齐的步伐,行进在舞台上,博得了满堂喝彩。回到家,父亲夸我演得好,我一愣,问道:“你听谁说的?”父亲呵呵一笑:“我在台下看到的呀。”原来,那晚父亲也偷偷跑到学校礼堂,观看了我的表演。我知道,不是我演得有多好,而是父亲这身黄军装,带着岁月的沉淀,带着一个军人朴素的情感,无形中给了我力量,加之父亲平日里的一言一行,感染了我,才有了那场逼真的表演。

后来,那年高考我因为过度紧张,落榜了。经过慎重考虑,我决定去当兵。父亲又一次拿出黄军装,郑重告诉我:“不管是步入大学,还是走进军营,都要抵御住诱惑,要像这军装一样,时刻保持本色。”那日临走前,我穿上父亲的黄军装,一家人照了张全家福。

不久,我走进了火热的军营,每当训练、执勤中遇到困难时,我都会拿出那张全家福,认真端详,看着照片中的黄军装,不由地想起父亲的告诫之语,浑身很快又充满了力量……

四年后,我退伍到地方,是离父亲很远的城市。临行前,我穿了身便服去看他,他突然提议:“不如你我都穿军装,全家人再照一张合影吧。”于是,我穿着橄榄色的作战服,父亲穿上了那件黄军装,两代军人和两件军装都定格在新的画面中。

如今,两张全家福都被父亲精心装裱,挂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。父亲说,那是一家人最幸福的荣光。

麦田油井

■胡志松

(作者供职于华北油田)

麦田之上
高耸的钻塔低头掘进
高声吟唱的钻工
是这土地最忠实的画匠
他们以大钳为笔
画风画雨
画鸟雀欢鸣

天空绘出别样的蓝
一轮金色圆盘绣在树梢上
大卡车碾压的路上
野花摇曳,凤蝶成群
那些野沙蓬、蒺藜和蒲草
以自由的身姿绽放

旋转于天空的钻杆
把宁静的日月
化作奔放热情的夏天
远方的抽油机群
像低头吃草的牛羊
吐出大地深处的光焰

那条新鲜的小路上
一颗红影在样棉伴奏下
走向节气深处
那里有别样的果实
只要弯下腰
就能采撷到独特的芬芳

